佛學・禪機・摩詰詩

嚴紀中

導言

在中國思想舞臺上，由於魏晉時期政治上的動盪不安，社會局勢的混亂流離，自然就很迅速地出現了一番新的氣象。這個時代，戰禍連年，帶給了國人生活極大的苦悶，饑婦棄子的號泣，不再是咒語所能安慰，不再是符水所能醫治。早在漢明帝時已輸入中土的佛學，這時，自然地輝耀出它的光芒，柔和而適時地熨貼了時代戰火的創傷，慰藉了徬徨苦痛的心靈，因而在中華道統思想的潮流裏，做了一個何其偉大的新生，何其美妙的融合，慢慢地茁長，進而創造了直到隋唐數百年間佛法的高潮。因此，佛教再也不只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代名詞，而更銳化成一種深邃的思想，一份虔誠的信仰，一個永恒的眞理。這種新契機，冥與天地相合，而映現於自然的人生。這是人類生存最原始的狀態，

眞實的本體，要想接觸，要想思維，必須參透頓悟的法門，這就是自家本來面目——一種渾然元成的禪機。而如此微妙悠遠的意境，一旦化成文學上的感覺時，就出現了一種空靈的寄情。其中表現最具情致的，首推唐朝的王摩詰，他那閒靜澹遠的詩意，捕捉了人生的奧妙，表現了纖細的感情，物我渾融，令人神往。

佛學與禪機

西晉懷帝時，龜玆高僧佛圖澄定居白馬寺，大演法音。他採取宗教式的傳道，點化石勒，贏得石虎的推崇，因此有關他的記載多半含有神通式的色彩。等到他的兩大弟子道安和慧遠出來，佛教便注入了嶄新的學術精神，中印文化的交流不僅僅限於經書的翻譯、教義的玄妙、因果報應的事理，中國的僧侶開始嘗試著以道家、儒學去解釋佛義，終於得到了協調；加上慧遠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修道者，他堅忍不輟的精神，使佛學的信念得以歷煉昇華——這種有恒的精神功力，破除了虛僞與懷疑。

繼而，有鳩摩羅什的譯經弘法，把小乘轉變爲大乘，是思想上一個重要的關鍵：人不僅要自救，更要救人；不僅僅要自度，更要度人。這種民胞物與的襟懷，不但激起了我中華民族傳統的「仁愛」的情操，並與孔子所說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立意相得益彰。後來，他的弟子僧肇在北方提倡「忘言」，革除了瑣碎的格義；而南方的弟子道生首創的「頓悟法門」，更使佛教的精神眞正地植根於中國，而表現出中國佛學的特質來。

到了唐朝，聖僧玄奘親至印度研究佛法。儘管西遊記的故事已膾炙人口，而在這裏仍值得一提的是玄奘求法的精神與行動，無一不是那麼果決，那麼勇敢，那麼誠摯，那麼努力地追求與奮鬪。他的一生完全貢獻在求經與譯經的工作上，這是一個苦行求道者的典型，他所依仗的，完全是對宗教所持有的堅忍與信念，企求眞理的執著與熱愛！玄奘是法相宗的開山祖師，他所譯的「成唯識論」也正是法相宗的寶典。

隋唐之際，佛學浪潮紛起，衝激合併的結果，可分俱舍宗、成實宗、密宗、律宗、三論宗、淨土宗、天台宗、法相宗、華嚴宗與禪宗十派，其中又

以後四者最有力量；而禪宗又最爲特殊：不立語言文字，號爲教外別傳，是諸宗的反動，影響深遠，形成以後中國本位的佛學。而其中一個鼎鼎有名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，他有一個十分動人的傳奇——相傳他承受衣鉢時，純粹是「以心傳心」，他以四句簡單的偈語，孕育了無限的禪機。這四句是：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；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在這裏，他點出一個「空」的觀念——所謂「鏡花水月，畢竟總成空。」但他却又不爲「空」所限，更進一步地超越了「空」，而又自此脫胎，冷然幻化成另一個精神的領域。所以他出語句句玄機，字字哲理，感受得比他人多，比他人細緻，思考得比他人深，比他人精微。譬如幡動——風動——總歸於「心動」的問題，這個最常見的事例，最淺顯的字語，却像一句警鐘鳴響萬世的迷濛混沌。

當慧能被惠明追及時，慧能告訴惠明：當你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在一切思念都沒有的時候，請問那個是你自家的本來面目？惠明因此大悟。這就是一段禪機，禪機是需要領悟的，因此以語言言之，以行動示之，都落於痕跡，都流於隔靴搔癢。一切佛學典籍都是一座燈塔，指引方向，點悟迷航，是它存在的最大意義；但如果不依靠自己心靈的眞正了解，仍是取他人經驗，作他人嫁衣裳。我們都知道，燈塔只是一個指向，一份繼起的鼓勵，希望與決心則是在我們自己身上——要我們勇往直前，邁向成功的彼岸。佛經也是如此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方足以展現整個宇宙。因此，佛學禪家的精神，一方面包容了儒家基本的觀念，老莊的超然，墨者的堅忍，另一方面則掙脫了印度文學設下的樊籠，而走入了形而上學的新天地，對生命加以更深刻的洞燭，對世界予以更圓熟的容忍。於是，思想與生活作了最和諧的結合，因而締造出完美的人生。

摩詰其人其詩

王維，字摩詰，是盛唐著名的詩人。他擅長描山水、繪田園，詩境曠達，理趣特深，神韻卓絕，常謂其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。晚年作詩多滲佛思禪理，人稱「詩佛」。

我們看他的「過香積寺」：

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，古木無人逕，深山何處鐘？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，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

這是一片造物者巧奪天工的景致，泉聲、日色，萬物生生不息；而古木原無人逕，深山深處自有鐘，是凡心盡去，俗氣不生，雅然，超然，心中一片寧靜祥和，佛法禪機，自然湧現。

慈航法師曾有一個妙喻，說：「佛如明月，衆生如水面，水若澄清，水不必求月，月亦不必應水，水清月現，自然之理；若水中沙土混濁，水雖求月降，而月映水面，然月影終不能現。是水之咎，非月之過也。」明瞭了這個道理，那麼，下引王維詩的詩境，就容易領悟了。

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；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（鹿柴）

「人閑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；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」（鳥鳴澗）

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；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（竹里館）

如此，是靜中觀物，與造化相參；是映鏡影現，如影隨形；煩惱煙散，苦海自渡，解脫於人事的代謝，拋棄了喜怒的束縛，所謂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，自然一醉山林，不知東方之既白！也就是所謂纖塵不染，禪非禪，眞卽是假，無中也可生有了！

——本文榮獲美佛會獎學金

優曇大師法語

纔有疾病，正要上前，坦蕩身心，莫生疑慮。直須向西正坐，專想阿彌陀佛、觀音勢至，及諸化佛，現在其前。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聲聲不絕。於諸世間，一切事務，不得思念，不得貪戀。或心念起，但急稱佛號，於念念中滅除罪障。只此一念，決定往生淨土。命若未盡，自得安寧，愼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，當存自存，當死須死，但辦往生，何須疑慮。若解此理，如脫蔽衣以著上服。一捨凡身，便登聖地，豈不偉哉。